

家乡的年味

□ 姚素青

春节的喜庆还未散尽,新的年轮已经开始转动。列车的轰鸣声和飞机的引擎声奏响了游子离乡乐章,迎来送往一波又一波南来北往的行者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春节仿佛微风拂过,来去匆匆,不留一点儿痕迹。

记忆中的过年,总是带着浓浓的乡愁与无尽的期待。每到腊月,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沁人心脾的味道,欢愉的脚步悄悄靠近,温暖的氛围笼罩了整个村寨。是的,那是仅属于家乡的年味。家乡的年味从腊月开始便弥漫开来。而杀年猪,便是过年前家家户户都在期待的大事。猪肉在平日常或许只是一种再寻常不过的食材,但到了年末,家里圈养的大猪必然成为节日的核心,腊月便是“出圈”的佳期,也是家族成员们分享丰收与

喜悦的时刻。一阵行云流水的操作,整头大猪便被巧妙地分解。经过精细处理后,有些直接用来烹饪,邀请整个村寨的人共享,有些放入大缸中冷藏。还有一些,用粗盐腌制入味,冲洗,晾干,再悬挂于厨房灶台上方,经过烟火气息的浸润、熏陶,慢慢凝成一块块金黄的腊肉。当除夕的钟声敲响,这些腊肉,和那些冷藏的鲜肉,便悄然成了年味升腾的催化剂。每一口肉、每一缕烟火,都隐匿着岁月的味道。

年货的准备总是从腊月初开始,集市上亲友的谈笑、摊贩的叫卖声、客商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。“穿新衣、过新年”,是每个孩子心中最甜美的期待。那种期待,是过年时最温暖的仪式感,充满了童年的憧憬与喜悦。无论家中如何困难,父母总会竭尽全力让我们穿上崭新的衣服。于是,为我们挑选新衣新鞋成了母亲每年走集的第一站。接下来才是食材的筹备,酱醋茶酒、南北炒货、时令蔬果,各种食材一一采购。枕头粽是年节的象征,因此最为重要的,莫过于糯米的精选。每年春节前夕,家家户户都

会包上很多枕头粽,邻里间相互赠送,馅料不同,手法各异,千滋百味。我最喜爱母亲包的枕头粽,软糯香甜,入口即化。每年这时候,厨房里总能看见母亲忙碌的身影。浸泡过一夜的糯米如同晨曦中的露珠既细腻又饱满,铺于洗去浮尘与杂质的翠绿粽叶之上,放上用酱油、料酒与香料腌制入味的三层肉,再覆盖一层薄薄的糯米,这样口感才能层层递进。粽叶四面轻轻相拥,将岁月的厚重与希望裹进其中,随后用稻草秆一圈圈地旋转捆扎。煮熟的枕头粽,散发着浓郁的香味,恰似一段老旧的故事,悠长深远。

春联是驱邪避灾、祈福纳祥的传统信仰,每年都由父亲操办。父亲写得一手好字,每到除夕,他总会从村里的小卖部买回一叠红纸,裁成长宽适宜的尺寸,笔墨挥毫间,寓意吉祥的春联便呈现眼前。笔锋所至,力透纸背,威严庄重,墨干数日而余香不散。春联里镌刻了岁月的祝福,承载了对新一年的期许。鞭炮,也是春节里不可或缺的元素。大年三十晚上,鞭炮声此起彼伏,回荡在夜空里。每年除夕,父亲总会带着我们去集市挑

选鞭炮。最令我们兴奋的,莫过于火柴炮。只需在炮盒侧面的砂纸上轻轻一刮,火焰便应声而起。每一次爆炸的瞬间,内心的激动与兴奋无法言喻——那是新年的雷鸣,是与过去一年的告别,更是对新一年的期待。

除夕,家人围坐在一起,每道菜,都是岁月的馈赠,散发着浓浓的亲情和祝福。我们在欢声笑语中品尝着团圆的味道,心里充盈着温暖。吃罢晚餐,守岁便悄然展开。午夜鞭炮的声响在夜空中交织,几乎没有一刻停歇。那些烟花如流星般在黑夜中绽放,带着一年的祝福与心愿,倾洒在无垠的天空。我和兄弟姐妹们被鞭炮声唤醒,早早穿上新衣裳,寒风刺骨,却无法撼动我们内心那份炽热与激昂。

不知何时起,春节里没有了鞭炮声,春联里再也闻不到墨香,曾经充满年味的春节在岁月的长河中逐渐被稀释与模糊。但无论何时,无论身处何方,家乡的年味始终留在我的心中,成为我心底最美好的记忆。年年岁岁,回家的路一直未曾改变。年味虽变,情感依旧。

山垌里的年味

□ 黄稔(壮族)

我的家乡是在山垌里,村庄四周高山耸立。在我的印象中,家乡的年味和别处不同,里边既有杀年猪的喜悦之喜,也有屋后萧萧竹林里母亲的饮泣声;既有点燃炮仗的紧张刺激,也有除夕饭后添茶读书的书墨香味。总而言之,各种滋味令人悲欣交集。

年味中的“肉香之味”往往由杀年猪而来。宰杀年猪时分工明确,力气大的,迈开大步摁住猪身,情形如武举人欲举石磬;气力弱者拽尾提腿,吭哧吭哧如与死敌殊死搏斗。我最喜欢的“猪菜一系”,是生猪血。开血时要净取,不能弄脏,血流时盘子里放适量的盐,不停搅拌,直至猪血凝结。吃的时候用凉开水搅开,配以炒熟的瘦肉和粉肠,撒些葱花香菜,一勺人口,凉甜鲜香,其味绝妙。

其实最受南方人欢迎的,可能是大杂烩的炖猪肉汤。生铁大锅,大火杂炖。将大块肥肉、瘦肉、半肥半瘦五花肉、筒骨、大小肠、猪蹄等一起炖,开吃时放些蒜苗,真是汤浓肉美,能满足五脏之欲,解乡愁之病。

在儿时的印记中,除夕的团圆聚餐最能大打牙祭。老家的年夜饭往往是白切土鸡,净炒排骨,猪蹄煲花生,酸鱼酸肉。近年来生活水平提高了,才摆上虾蟹河鲜,甚至学会品尝深海三文鱼生,蘸些芥末,且闻且吸,令人陶醉。

父亲在世时,经常教我们三兄弟如何砍鸡摆盘,叫我们要珍惜食物。教我们做事应有理有序,不可杂乱无章。除夕开饭时要先帮老人盛饭,老人未吃,小孩还不能动筷;离席时,要有礼貌地告退,等等。

年夜饭后,一家人可以看春晚。但印象中电视信号不强,电视屏幕经常白花花一片,我们三兄弟轮番到屋顶调天线……回想起来,除夕晚上看书迎新年才是最大的珍宝。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极为重视,他本人禀赋聪慧,文才过人,但一生劳碌坎

坷,罕有顺遂,便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。别家孩子初中便辍学,外出打工,父亲铁心给我们三兄弟读书。他说,人生于天地之间,应自强不息,严谨求学。新年伊始,我们更应敬畏天地神明,以及师长。于是我们依令而行,在子时沐浴更衣,给供桌烧新香添新酒,给不能断火的土灶添新柴,然后三兄弟在沼气灯下静静地看书写作业。

当时所看之书,有《少年文艺》《中学生优秀作文选》等。《少年文艺》里面有一篇文章,写一个少年屡遭挫折最后却能“迎风而长”,对当时个子矮小极欲长高的我树立了莫大的信心;《中学生优秀作文选》里有一篇吊唁父亲的文章,其中有一句写得悲伤唯美:“我愿沿着父亲走过的足迹,撒一路深红色的花瓣……”这句打动了,多年后父亲猝然离世,我的纪念文章也情不自禁地想到这句。

人固然可以在不同环境场合看书学习,但有家人陪护,在年夜饭饭后读书,我们则心灵澄澈地迎接新年,我总觉得多了些意味。可惜好景不长,当三兄弟一齐读到高中大学时,家里终于支撑不住了。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到煤窑挖煤,祖母奋力爬山砍云香竹卖。即便如此,学费还是压得全家抬不起头,争吵的声音终于出现,祖母和母亲开始吵骂,父亲夹在两人中间左右为难。我们三兄弟左劝一轮,右劝一趟,几番下来,疲惫不堪。有一年母亲又因学费问题与父亲吵架,一气之下跑到村后的竹林里号啕大哭,那晚除夕竹林萧萧,古墓阴阴,母亲的哭声成了过节一道抹不去的阴影。

等我们三兄弟毕业后,能找到工作挣钱,父亲却意外离世了。从此,除夕的团圆桌少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位置,春节也有了只能睹物思人的伤感,曾经的欢乐和悲凉,变成了永久的回忆。

去年秋天,我将老家房屋翻修了一次。玫瑰红瓷砖铺的台阶,米黄色的客厅地板,银雪色的墙壁,吊灯一照,整个厅堂熠熠生辉。可我永远不会忘记三十年前除夕三兄弟在石屋沼气灯下读书的情景,无法忘怀大年夜时沐浴更衣上香添酒的那份虔诚,无法忘记父辈的艰难苦斗。假如父亲尚在,年味会更加香醇,父亲也一定会捋须而笑。

开心过瑶年

□ 蒙桂周(瑶族)

腊月一到,母亲就把年猪喂得膘肥体壮,父亲也早已酿好了香醇爽口的红薯酒和玉米酒。随着年越来越近,他们的目光总是飘向村口,希望尽快看到儿女们回家的身影。到了腊月二十,在外的人们陆陆续续回到村里,就像夜色降临时所有的倦鸟都归了巢。于是瑶寨里的年味就越来越浓了,到处充满了喜庆的气氛。

腊月最后一个集市就是年集了。年集那天,赶集的人忙着采购过年的各种物资,集市上一大早就人山人海、人声鼎沸。天刚蒙蒙亮,母亲就催促父亲起床,捉了自家养的大阉鸡装进竹笼里到村口等车拿到集市去卖。鸡笼刚放到街边,一袋烟工夫,几只大阉鸡就被一售而空。那些阉鸡是放养的,只喂玉米粒,是正宗的土货。

乡街虽小,但规划得十分合理,农贸市场、五金商行、饮食行,鞭炮对联年画等年货商铺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年集这一天,街上最热闹的是卖烟花鞭炮的摊点。孩子们拉着大人的手购买各式各样的烟花,幸福感满满。而我赶年集只是在热闹中感受一种心灵的体验,唤醒对乡愁的记忆。

在瑶寨,一般到了腊月二十就开始杀年猪。我父母每年都选择在腊月二十五那天才杀猪,等全家人都到齐了才动刀,图的是一个欢乐团圆。

当地信奉“祖宗”和“始祖母密洛陀”,自然杀年猪也要走一些仪式。杀年猪那天母亲请来一位瑶族“魔公”,在神台前点了三炷香,然后念念有词,把这头年猪的命献给祖宗和始祖母密洛陀,感恩他们在这一年里的保佑,猪的命已给了祖先和神灵,而猪肉则留给活着的人分享。接下来“刀手”把刀锋磨得雪亮,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把年猪扳倒在地,捆起来抬到案台上,并把猪的头部和四肢摁住,母亲在一个洗干净的大盆里撒了一小把盐,准备接猪血。只见“刀手”看准部位一刀捅进去,血液便喷涌而出,母亲连忙用大盆接住。另一个人则用搅粥棍顺着同一个方向旋转着搅动盆里的猪血,经过同一个方向搅拌出来的猪血才能做“血旺”。猪血一般分成两半,一半做“血旺”,另一半跟炒香的玉米粉和油渣灌进猪肠里做“血肠”。之后,把猪骨头和内脏打起做成火锅,“三夹肉”则用黑豆一起煮搞“白斩肉”。大家开开心心地聚在一起边吃边聊天,这热气腾腾的气氛把人与人之间

的距离拉得很近。酒足饭饱后,母亲还给亲戚朋友每人割几斤猪肉拿回去,她割肉的时候满脸自豪,是她用这头年猪唤回了四方的儿女们,还让亲戚朋友分享到了她的幸福。

夜幕降临,瑶寨里远远近近的爆竹声开始响起来,零星的礼炮在夜空中炸出五彩缤纷,除夕的欢乐序幕徐徐拉开。

晒场上挂起了铜鼓,人们穿着民族服装踩着激扬的鼓点围着篝火起舞。聚集在这里敲锣打鼓的一般是娃子们和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,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喜悦。而在晒场的另一边,则是年轻人欢乐的海洋,他们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拿着“麦克风”唱着流行歌曲。此时空气里弥漫着传统和时尚气息,它们在瑶寨的上空热烈地交织、融合,激活了瑶寨的欢乐细胞。

到了晚上十点,大家才陆陆续续回家,准备吃年夜饭。按照瑶寨的习俗,这年夜饭是不能邀请隔壁邻舍参加的,纯粹是家庭成员的“团圆饭”。吃完“团圆饭”后,大人就忙着把煮好的大阉鸡、猪头、美酒、粽子、水果和纸钱在神台上摆好,然后从老到幼按顺序来给祖宗上香敬酒。

除夕时分,大人要督促小孩读书写字,不能偷懒,这样来年才有进步。当时针慢慢指向了“零点”,爆竹就排山倒海般响起来,七彩烟花把瑶寨的夜空炸开了一个童话的世界。新年的钟声敲响了,新年来了!人们兴高采烈、热泪盈眶,他们充满了对逝去岁月的怀念,更对正在到来的新年满怀憧憬。

虽然我已在城里有了房子,但每年都不在城里过年,一到春节假期就携妻带子大包小包回到生我养我的瑶寨,去和我的父老乡亲过年。只有在那里,我才能从充满烟火气的年味里找到医治乡愁的灵丹妙药。